

蔣貴麟

主編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下)

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
(八)

蔣貴麟

主編

宏業書局印行

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下)

(八)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下)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六

南海康有爲更生學

宣公

名倭周匡王五年卽位

一年春一月公卽位

一年春一月公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羊傳曰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何君述口說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孔子別嫌明微弑君者欲得君位故書卽位以如其意深惡之也穀梁傳曰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錄內諱無貶公文

三月公子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

三月公子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喪者大哀娶者大吉禮吉凶不相襲况于父母大故而忍爲男女之歡乎春秋時本有喪娶之例孔子託此貶之今律文喪內禁不得娶用此義歐美亦同之此亦人情之至也又明君爲一國之主臣民不敢貶之以尊君也此一義也然君實有惡不得不貶故託夫人而貶之又一義也夫人與君爲一體故吉凶得失共之此又一義有姑則行婦禮

示尊姑也詩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示夫人雖尊更當尊姑也此又一義魯史原文當無婦字當有公子夫人氏字孔子刪之以託譏喪娶之義又增婦字以明有姑之義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無說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羊傳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旣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傳曰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何君述口說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剝胎焚天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
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墨實於叢棘三歲不
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
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
不可奪親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
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此明大夫得罪有三年待放之義又明
大夫有罪可放而不可刑又明疑獄三年乃定有大喪三年不使
四義皆忠厚之至也平世用輕典大夫放而不刑其近平世之義
故曰近正後世之妄誅大臣乃至黨戮菹醢其非正自見也後世
惟宋時待大臣有罪多貶謫而不殺頗得此義否則李固崔浩之
冤接踵矣今歐美亦同之其有大罪者不過囚或流之荒島其得
孔子之意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無說

公子遂如齊

無說

六月以濟西田賂齊

六月以濟西田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何君述口說曰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穀梁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此惡篡弑行賂又惡受篡弑者之賂魯史原文當作以濟西田賂齊孔子削之改作齊

人取濟西田以兩譏之

秋邾婁子來朝穀梁無婁字

無說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曰遂繼事也何君述口說曰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
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趙盾之師于斐林伐鄭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趙盾之師于斐林伐鄭
斐穀梁傳作棐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公羊傳曰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
辭也穀梁傳曰善救陳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
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

則著其美也不修春秋當作趙盾之師孔子削之以明君不會大
夫之義又善其救陳而美大之故書地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周之柳

冬晉趙穿帥師侵周之柳 柳穀梁傳作崇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公羊傳曰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何

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不修春秋當作周之柳孔子削周之二字以明不

與伐天子之義此爲煌煌大義賴筆削以見至明益以見僞左直
書而事自見之非也周遷微弱夷于列國故晉敢伐之同于兩國

晉人宋人伐鄭

穀梁傳曰伐鄭所以救宋也此亦伐魏救韓之術

二年春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

敗績獲華元

二年春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穀梁傳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何君述口說曰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耻辱及宋國不修春秋當無宋字孔子增之以著帥獲辱國之義又明得三軍之心以救之者雖獲不大病兩家所傳不同然皆孔子之大義也

秦伐晉

秦伐晉

秦師伐晉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

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搆怨結禍無已此惡用兵無已構怨結禍之義託師字以明之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無說

秋九月乙丑晉趙穿弑其君夷皐

皐穀梁作皐

秋九月乙丑晉趙穿弑其君夷皐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

子止見孝子之至不修春秋當作趙穿孔子用舊史狐之文改作趙盾以責不討賊者卽爲弑君以常人言殺人者猶抵死况弑君乎趙盾不討穿是陽避弑名而心樂弑事孔子責之乃義之至非過也成濟之弑帝髦是成濟乎抑司馬昭乎此不待言矣然司馬昭且殺成濟猶不能免弑罪况盾並不討穿盾之罪且過于司馬昭矣

冬十月乙亥王口口崩

冬十月乙亥王口口崩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無傳蓋匡王也

三年春正月郊牛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正月郊牛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傳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
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
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
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君述口說曰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
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帝皇天
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滌宮名養帝牲三牢
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
足以充其天性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
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
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禮也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
也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牛死乃不郊此明慎養帝牲以
敬天近推人道以接神內出必有匹外至必有主此通微合漠之

至言也不修春秋當無之字孔子加出以著祀天不敬之過

葬匡王

無說

楚子伐賁渾戎

賁穀梁傳作陸

無說

夏楚人侵鄭

無說

秋赤狄侵齊

無說

宋師圍曹

無說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薨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薨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無說

口月葬鄭繆公

口月葬鄭繆公

葬鄭繆公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弑故略之也不修春秋當有月孔子削之疏云舊本無注

四年春一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公伐莒取向

四年春一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公伐莒取向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言公伐莒取向

公羊傳曰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何君述口說曰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平也月

者惡錄之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不修春秋當無莒人不肯四字孔子增入以爲取向諱以惡行義爲利若俄德之平日本取我遼東而俄自取旅順德自取膠州皆行義爲利春秋所惡也

秦伯稻卒

無說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無說

赤狄侵齊

無說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無說